

儿童文学

# 在那美丽的乡村

李凤杰



87·4

2

儿 童 文 学

# 在那美丽的乡村

李 风 杰

陕·西·人·民·出·版·社

插图：樊玉民

儿 童 文 学  
在那美丽的乡村

李 凤 杰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28 印张3.5 插页2 字数57,000

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6,000

统一书号：R7094·203 定价：0.26元

## 目 录

火炬·····	( 1 )
憨憨·····	( 15 )
铁道小卫士·····	( 30 )
在那美丽的乡村·····	( 50 )
小管赶集·····	( 72 )
社娃·····	( 88 )

后记

## 火炬

九零三厂的职工子弟学校，就在秦岭山区的白云沟口上。学校后边，是高高的山峰。山峰上，有密密的森林；山脚下，有淙淙的流水。但除了学校四周厂区附近，小烽哪里也没去过。小烽从小失去了爸爸，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叮嘱过：不要上山捕鸟儿，不要进林采蘑菇……。懂事的小烽，从来不惹妈妈生气。

唯独今天，小烽到林子里去了，去采松明子。因为敬爱的周总理去逝了，同学们决定：每人用松明子做一把火炬，晚上，在山脚下的广场上，举行“接过先辈火炬”的主题队会！

回到家里，小烽取出菜刀，磨得雪亮雪亮。他一心想把自己的火炬，削得象队旗上那把一样漂亮。“丝丝！”小烽用力削着，连眉头、嘴唇也在鼓劲。谁料用力过猛，刃子一滑，削在食指上，鲜血直流。十指连心哩，疼得小烽浑身打颤。他吸口冷气，咬住牙关，拿块布条儿一裹缠，又削起来。

屋外，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缓缓的、重重的。是妈妈下班回家了。妈妈在厂广播站当播音员，每天回来都很晚。机灵的小烽，赶紧把松明子和伤了的手指藏在衣襟下，但还是被妈妈看见了。妈没言语，坐在床边上，用手拢了一下头发，长长地叹口气：“唉——！”

小烽立即心跳起来。他知道，妈最生气的时候，才不说话，只叹息呢！小烽拽住妈的手，说：“妈，你甭生气，你甭生气呀！我不是贪玩，我们五年级要举行悼念周爷爷的队会，我做准备哩！”

妈爱抚地望着小烽，说：“妈没生你的气，你好好削吧！”小烽恳求地问：“哪你为啥叹气呢？”

于是，妈妈向儿子述说起自己的心事。原来厂广播站准备从今晚起，播放有关周总理生平业绩的革命回忆录。可是，材料在哪儿呢？报纸上，没有；广播里，没有；书店里，没有；图书馆里，也没有啊！妈妈和广播站的叔叔阿姨们，在山沟里奔波了一上午，好容易才从一个工人家找到一篇，是从糊顶棚的报纸上撕下的。就这，也只有半截呢！

说到这儿，妈妈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唉——！”接着，泪水，便涌满了她的眼睛。听着、听着，一股豪情，涌上小烽心头，他想：我都成半大小伙子了，应该替妈妈分担忧愁！他望着妈，自信地

说：“妈，你别伤心！我一定要找到材料，让你广播！”

妈把一朵白绢花，别在小烽胸前，又把小烽紧紧搂在怀里，一串热泪，终于滚出眼眶，撒落在小烽的脸上、手上。她盯住小烽手中的火炬，说：“孩子，眼下不好找呀！但是，革命老前辈点燃的革命火炬，一定会烧得更旺……”

“三九、四九，冻破石头。”今天，一九七六年元月十二日，正当三九尾、四九头，是入冬来最冷的日子。西北风象一群野兽，扑进白云沟，狂叫着、奔跑着。森林，在山上呜呜悲号。溪水，在沟底嘤嘤哭泣。电线，哀痛不能自持，在空中猛烈摇曳。天地间，一片昏暗。

小烽放下帽耳，裹紧棉衣，迎着刀子似的寒风，朝学校走去。他晓得，学校图书馆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库房，库房里封存着许许多多书籍，都是他们最想借的。小烽准备去央求管理员李老师，偷偷打开库门，让他去拣妈妈需要的材料。

小烽来到图书馆门口。透过窗玻璃，他看见李老师右手握着剪刀，左手拿着白纸，正做花圈。她的女儿坐在对面。母女俩脸上都挂着泪珠，她们一边抽泣，一边诉说着什么。小烽犹豫地停住了脚步，偶尔，那些“斗争复杂”，“准备再挨整”一类的字眼，钻进了小烽的耳朵。

“准备再挨整？”小烽伸去推门的手，不由一下僵冻在寒风中……”

两年前，李老师从封存的书箱里，拿出一本《青春之歌》，悄悄地借给同学们看，正碰上“反回潮”，于是，

“为十七年毒草书籍大开绿灯”的罪名，便落在她的头上。当时的情形，小烽记得清清楚楚：校园里，贴满了“批判”李老师的大字报，连图书馆的门窗都糊严了……“批判”会上，呼天吼地，李老师胸前戴着一面大牌子，昂头站着……

回想起这些往事，小烽暗暗地埋怨自己又来找李老师借书太冒失了。他不愿意给李老师惹麻烦，便缩回手、转过身，毅然走掉了。

走出校门，小烽看到平日冷冷清清的布告栏前，围满了人，传来一片嘈杂声。他挤上去，一串黑字便跳进了眼睛：

“接上级指示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，由中央统一组织。各地一般不组织群众佩戴黑纱、不设灵堂、不搞追悼活动……”

小烽望着《布告》，呆住了。慢慢地，他的小拳头，紧紧攥住，却不知往哪儿砸，最后，狠狠地落在自己的大腿上。他心里说：偏要给妈妈找到材料，悼念周爷爷……

### 三

小烽跑了半天，所能想到的一切线索，都使他失望了。他突然想起一位退休的老红军爷爷。这位老红军爷爷，



曾经给他们讲过长征的故事，或许，他那里有材料哩！  
小烽怀着一线希望，爬坡翻沟，来到老红军爷爷家门口。他想起妈妈以往的叮咛：“办事千万不要毛毛糙糙，慌手慌脚！”对，那样，会叫人觉得娃娃伙办不了事呢。他停下脚步，等到呼吸调匀了，才轻轻走进门去。

空荡荡的屋子里，光线幽暗，充满了烟气。墙壁家什，都象罩在薄薄的黑纱里。屋子正中，靠墙放一张方桌。桌上，周爷爷的遗像，摆在松枝花丛中。老红军爷爷的孙子，正在拨弄收音机。“吱——！”咿咿呀呀奏二胡，“吱——！”唧唧唔唔吹唢呐……“喂！”躺在竹椅上的老爷爷，终于忍不住，举起手杖，把收音机捶哑了：“叫你唱！叫你唱！”

“老爷爷，咱厂广播站，就要举办悼念周总理的节目，播放革命回忆录哩！”小烽走近老人身边，低声说。

老人闻声，抬起头来。小烽怕老人没听清，重说了一遍，还补充道：“老爷爷，我叫潘小烽，我妈妈是广播站的播音员哩！”“噢，你爸爸是潘劳模吧！”“嗯！”小烽点点头。

老人抹抹眼睛，细细打量眼前的孩子：十二、三岁年纪；敦敦实实的个子；红领巾，映着红扑扑的脸蛋；大眼睛，透出一股朝气；棉帽护耳上的霜花，正化成一滴滴水珠儿，欲滴未滴，晶莹透亮，把小烽打扮得更加英俊！老人的

眼光，最后落在小烽臂上的黑纱、胸前的白花上。他亲切地点点头，对小孙孙说：“刚娃子，叫你奶递杯热茶来，让小烽暖暖身子吧。”说着，拉小烽到火炉边。小烽顾不得烤火，赶忙说：“老爷爷，我妈说，还没找下广播材料哩！”

“啊？！还没找下材料呀——嗨！甭操心，甭操心！我老汉倒藏着些革命回忆录哩。那里头，有忆毛主席、周总理战争年代生活的文章！”

小烽一听材料有了着落，奔波的疲劳消失了，焦虑的心情飞散了。想到妈妈将要得到的安慰，他更是激动得心儿噼噼直跳，双手扳住老人的胳膊，恨不得道一千声谢呢！

刚娃子端茶进来，递给小烽和爷爷。

老人喝了一口茶，又絮叨起来：“这几年呀，把啥书都划到‘毒草’里头去了。革命回忆录，就象你们胸前的红领巾一样，可是烈士们拿鲜血换来的！你们这些红旗下长大的孩子，不读它，咋懂得革命？咋继承前辈的事业？为了这些书，我老汉把它放在墙缝里，顶棚上，东塞西藏……唉！”

小烽双手端着茶杯，乌溜溜的眼睛盯着老人，诚恳地说：“爷爷，我把书借去，一定包上牛皮纸封皮，保护得好好的！”

刚娃子插话问：“书？啥书呀？”

爷爷说：“就是我放在顶棚上的那捆书呀！”

刚娃子说：“嘿，前几天，我奶打扫顶棚，当成废

书，叫我交到收购站啦！”

“啊？”仿佛一声闷雷，在当空炸响了，老爷爷一把拽住刚娃子的手，问：

“啥，你说啥？”

小烽手中的玻璃杯子，“咔嚓”一声，落在地，破成碎片。茶水撒了一脚，他也没觉得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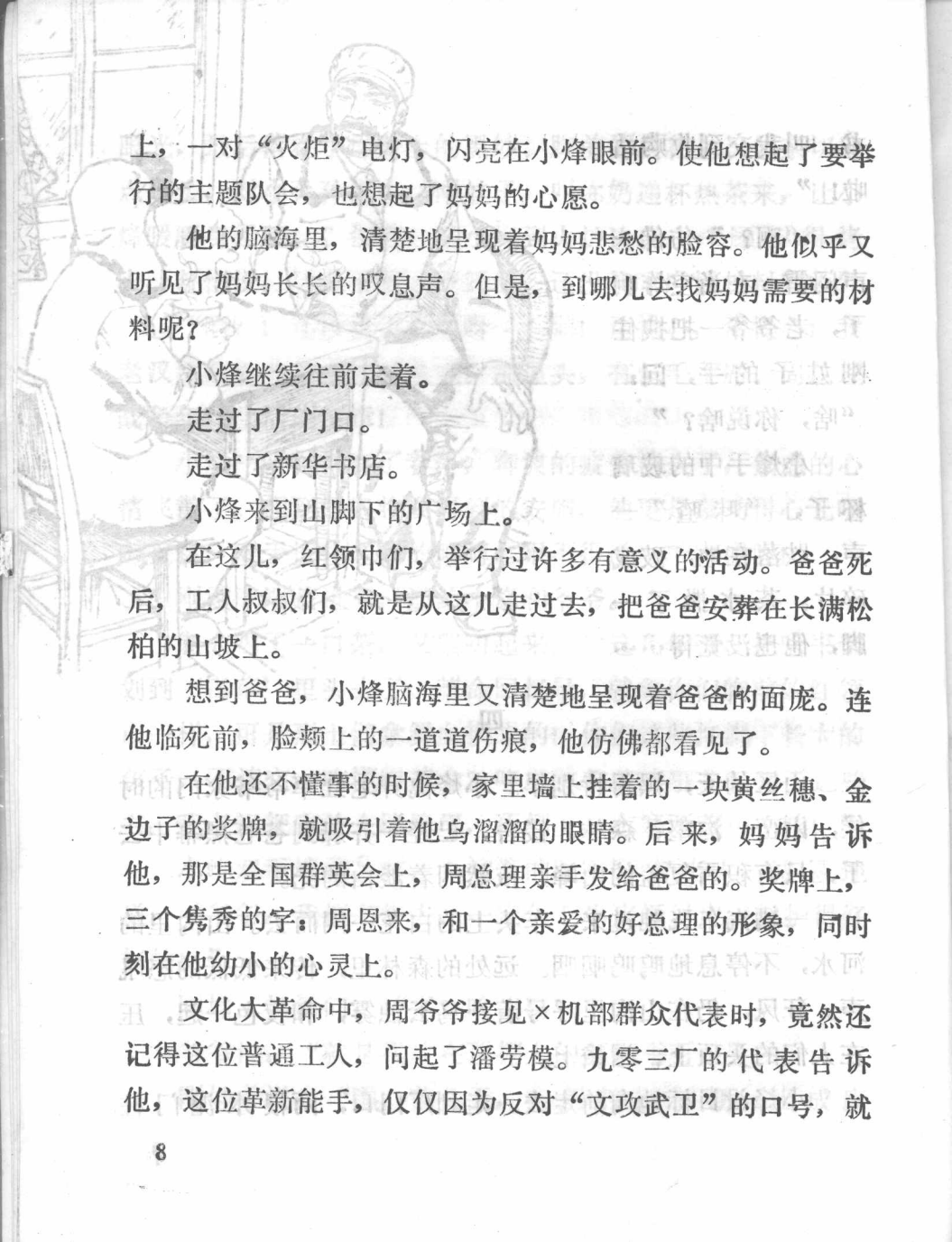


#### 四

山区的天，黑得特别早。小烽离开老红军爷爷家的时候，山峦、沟壑、森林、楼舍，已经一齐躲到苍苍黑幕中去了，只有积雪复盖的山峰，依然闪着淡白的光。

一辆汽车飞驰过来，车头上的白花一闪而去。山沟里的河水，不停息地呜呜咽咽。远处的森林里，传来低低的怒吼声。狂风，仍在山沟里呼号着。乌云浊雾，和夜色一起，压在人们的头顶上、帽檐上。

小烽没目标地向前走去。走到厂门口，两根水泥门柱



上，一对“火炬”电灯，闪亮在小烽眼前。使他想起了要举行的主题队会，也想起了妈妈的心愿。

他的脑海里，清楚地呈现着妈妈悲愁的脸容。他似乎又听见了妈妈长长的叹息声。但是，到哪儿去找妈妈需要的材料呢？

小烽继续往前走。

走过了厂门口。

走过了新华书店。

小烽来到山脚下的广场上。

在这儿，红领巾们，举行过许多有意义的活动。爸爸死后，工人叔叔们，就是从这儿走过去，把爸爸安葬在长满松柏的山坡上。

想到爸爸，小烽脑海里又清楚地呈现着爸爸的面庞。连他临死前，脸颊上的一道道伤痕，他仿佛都看见了。

在他还不懂事的时候，家里墙上挂着的一块黄丝穗、金边子的奖牌，就吸引着他乌溜溜的眼睛。后来，妈妈告诉他，那是全国群英会上，周总理亲手发给爸爸的。奖牌上，三个隽秀的字：周恩来，和一个亲爱的好总理的形象，同时刻在他幼小的心灵上。

文化大革命中，周爷爷接见×机部群众代表时，竟然还记得这位普通工人，问起了潘劳模。九零三厂的代表告诉他，这位革新能手，仅仅因为反对“文攻武卫”的口号，就

被打成“反革命”，又被活活折磨死了。周爷爷一听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后来，厂里一些工人给爸爸开了追悼会，会结束后，夜已很深了。妈妈把小烽领到爸爸墓前，一声叮咛一声泪，要他好好学习，做毛主席的乖孩子，做周总理的乖孩子，做爸爸的乖孩子……

从此，每当小烽想起了爸爸，总是希望自己快点成长，变得坚强，去做各种有意义的事情。或者，进入神秘的秦岭大森林，去做伐木工人；或者，开凿清波汹涌的运河，把沙漠变成绿洲；或者，驾着宇宙飞船，登上月亮，去看“桂树”和“玉兔”；或者，发明出许许多多奇妙的机器，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。……然后，上北京去见毛主席，去见周总理。周总理问起潘劳模，他就站起来回答：“我，就是他的儿子潘小烽！”

可是，敬爱的周爷爷，却离开了他的孩子。广播报纸上，为啥没有人民怀念周爷爷的一言一语呢？记载革命前辈业绩的书籍，为啥也成了“毒草”呢？在这上万人的工厂里，竟连一篇革命回忆录也找不到啊！小烽，还没到想大事的年龄，但在这悲痛的日子里，生活却教他思索起这些问题来。一团团疑云迷雾，钻进他的心窝，不住翻滚：为啥不准戴黑纱？为啥不准举行悼念活动？为啥？为啥？……

黑沉沉的天，不回答！黑沉沉的山，不回答！只有狂暴的风，“呼——！”一忽儿向山坡上冲去，扬起滚滚雪砂，

“呼——！”一忽儿向沟底扑来，卷起枯枝烂叶。渐渐地，吼叫的狂风里，似乎隐隐约约传来了刚娃子的声音：“书？啥书？……我交到收购站啦！”小烽猛地抬起头来，迈步向前走去。

## 五

小烽来到收购站门口。收购站的两扇大门，被进进出出的汽车碰得豁豁牙牙，外边用一根铁链扣着，上了一把锁，中间留有一拃宽的缝隙。从这缝隙里，小烽伸进头去。他看见电灯光下，院里满是一堆堆废钢铁、烂玻璃。东西两厢，是两个油毛毡棚子。东棚下，堆放着旧轮胎、破塑料。西棚下，塞满了废纸、布条。墙晃晃，是一堆乱七八糟的报纸、杂志、书籍……看见这堆书，希望的火苗，窜上了小烽心头。他使劲推门，敲打，呐喊，呼叫。这声音，却被狂风劫走了，连一点回声也没有。

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纷乱的思绪，石火电光般地在小烽头脑中闪过。那个红军伤员吃了甜瓜，把瓜钱系在瓜蔓上的故事，从遥远的记忆里，返回他的脑畔。小烽立即拿定主意，决计从门缝挤进去，这样，也省得连累别人。

挤呀挤呀，小烽使尽了力气，门扇左摇右晃，身子仍然被挡在门外。他朝自己身上一看，唔，是棉衣在作怪。小烽一横心：脱！

大棉袄脱掉了，挤不进去；小棉袄脱掉了，还是挤不进去；毛背心脱掉了，小烽终于挤进了收购站。这时，他才觉得象掉进了冰窟窿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，筛糠似的发抖，牙关格格直敲……

院子里，死一般寂静。小烽把一件件衣服拽进门去，胡乱一穿，就爬进了书堆。各种各样的废品，散发着酸、臭、霉、油味儿，直刺鼻孔。但他顾不得这些，只管双膝跪地，一捆一捆地翻着书名，一本一本本地查看目录。十个手指动作繁忙，一双眼睛不停地搜索。小烽真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呢！

翻呀翻呀，面前的书堆，渐渐变小，身后的书堆，慢慢

长高，小烽头上身上，盖满了翻扬起来的灰尘，要不是一双眼睛不住闪动，真叫人当成一尊泥娃娃哩！

膝盖麻木了，手指僵直了，他仍然不停地翻动着。

突然，小烽眼前跳出一行最美的字来：《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》。他捧起刊有这



篇文章的那本《红旗飘飘》，象得到了宝贝，又怕飞走似的，紧紧搂在怀里！那鲜红鲜红的封皮，在小烽眼前，仿佛化成了火炬，照得他眼前一片明亮，暖得他浑身阵阵发热……

小烽把这珍贵的书，放在磅上，称了斤两，又搓了一阵手指，呵了一阵笔尖，拣过一页废纸片，写道：

收购员叔叔：

广播站要举办纪念周爷爷的节目，从你们这儿，买走一本《红旗飘飘》，请把书钱收下。

写到这儿，小烽直起身子。远处，雪峰闪亮；近处，灯火点点。它们象在支持小烽，鼓励小烽。他又拔开笔帽，在纸上签了三个字：潘小烽。

小烽拿过秤砣，压在纸和钱上。“咣”地一声，在寂静的夜晚，特别响亮！

## 六

小烽一路小跑，把书送到广播站。叔叔阿姨们，多么激动啊！这个抱他，那个亲他，差点儿把他抬了起来。小烽反倒脸红了，说：“我才做了小数点儿大的事哪！”妈妈看着、听着，竟微笑了。

小烽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小伙伴们已经聚齐起来，在等他了。他们举起火炬，一齐点燃起来，抬着早已编好的花圈，向广场走去。



屋外，一个动人的景象，展现在红领巾们眼前：一队队人流，也都举着火把，载着巨大的花圈，从一条条山沟，拥向广场。

广场，变成了黑鸦鸦的人海，明灿灿的火海，白茫茫的花海，仿佛已经“九尽百花开，寒去春光来”了！

在这无边的人潮花海里，小烽看见了老红军爷爷、图书馆的李老师，以及无数与他年龄相仿、甚至比他年龄更小的小朋友。

这时，“轰”地一声，安装在厂区的成百只喇叭，一齐响了起来。象从秦岭胸膛里喷出来的哀乐声，雄浑、悲壮，滚过一条条山沟，压倒了狂风的怪叫。

